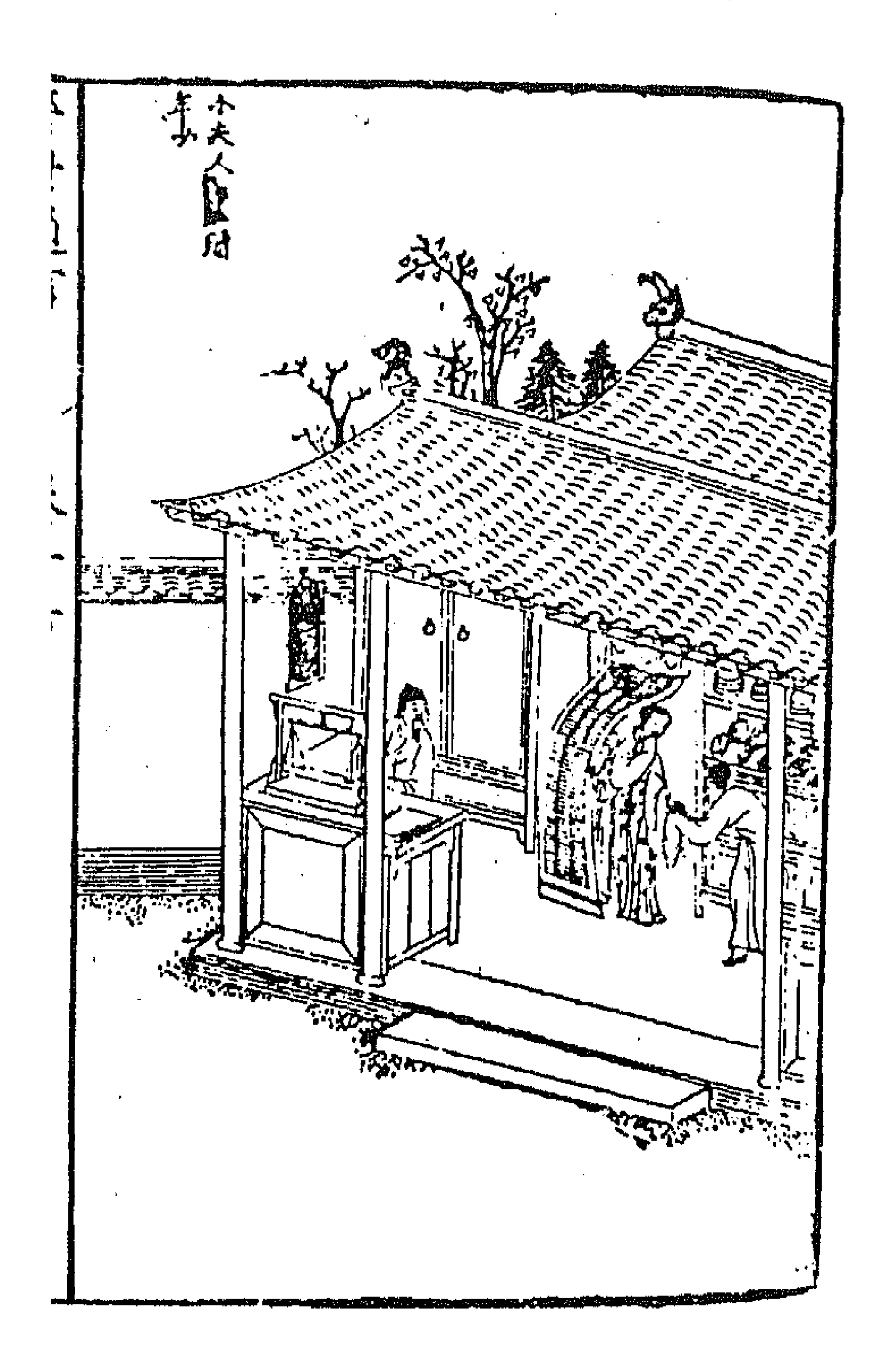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張生會鶯鶯
逢故主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誰言今古事難窮　大抵榮枯總是空
算得生前隨分過　爭如雲外指溟鴻
暗添雪色眉根白　旋落花光臉上紅
惆悵淒涼兩回首　暮林蕭索起悲風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年紀將及六旬，把鏡照面，見鬚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之物，少則有壯，壯則有老，古之常理，人人都免不得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後黑，惟有髭鬚却是先黑後

白）父有鼓花劉使君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亭樓詞

平生性格隨分好些　春色沉醉戀花陌斷然年老心未老滿頭花壓巾帽側鬢如霜鬚似雪自嗟惻幾個相知勸我深幾個相知勸我摘樂摘有何益當初怎作短命鬼如今已過中年客且留些粧晚想儘教白

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踰六旬鬚髮皤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卻做出甚麼事

來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裡一個開綫鋪的員外張士廉年過六旬媽媽死後孑然一身並無兒女家有十萬貲財用兩個主管營運張員外忽一日拍胸長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萬家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喜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醫世上鳳隻鸞孤管字

幽窗眠獨宿，俘著玉女，用機關把咱拖來，付奈金
童下說詞，攔腰抱住，調嗳織女害相思，引得嫦娥
、、、離了殿
員外道：我因無干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
心下思量道，大伯于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
是保親，我怎地應他，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
容易照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
句話來，教員外
青春有路番為苦楚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
鬼

媒人道不知員外意下何如張員外道有三件事說與你兩人第一件要一個人材出眾好模好樣的我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下有十萬貫家財須着個有十萬貫房奩的親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員外自去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撰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個年少郎君却肯隨你這老頭子偏你這幾根白鬍鬚是沙糖拌的李媒道我有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眾門戶相當張媒道是

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爲一句話破綻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不愁小娘子小過得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外怕不中意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對雌兒說把張家年紀瞞過了一二十年兩邊就差不多了李媒道明日是個和合日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話次日二媒約會了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

事老媳尋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湊巧第一件人材十分足色第二件是王招宣府裏出來有名聲的第三件十萬貫房奩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却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笑道全仗作成則個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少不得行財納禮奠鴈已畢花燭成親次早恭拜家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着乾紅銷金大袖團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豔冶何須楚峽

雲飛過，便是逡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釆，小夫人揭起蓋頭，看了員外須看皓白，暗暗地叫苦，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下不樂，過了月餘，只見一人相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送疏在此，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本命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撲簌簌兩行淚下，見這員外年已六十，埋怨兩個媒人將我悞了，看那張員外時，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

腰便添疼　　眼便添淚

耳便添韓

鼻便添澡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只得應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自出去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奩却嫁一個白髮老子心下正煩惱身邊立着從嫁道夫人今日何不門首看街消遣小夫人聽說便同養娘到外邊來看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舖兩壁裝着厨櫃當中一片紫絹沿邊簾子養娘放下簾鈎垂下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爲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

看街兩個主管影身在簾子前來見小夫人在簾子底下做一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教張勝惹場煩惱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泰華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主管道李慶在此二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尋常照管你也不曾李主管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刻問張主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勝隨著先父便對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夫人

問道員外曾管待你麽張勝道小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小夫人道主管少待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遣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却叫張主管道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這物件雖不直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了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入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支持買賣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銀錢李主管也不知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天色已晚但見

暮煙四合宿鳥歸林佇人秉燭歸房路上行人投
店漁父負魚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弄了幾日把文簿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
幾文人上欠幾文都僉押了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
日在鋪中當直其日卻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門外
面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閒坐半晌安排歇
息則聽得有人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應道
你則開門却說與你張主管開了房門那人蹺將入
來閃身已在燈光背後張主管看時是個婦人張主
管喫了一驚慌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那

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間與你物事的教我來張主管道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婦女道你不理會得李主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件婦女的衣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到忘了又向衣袖裏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撇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明日早起來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得李主管到了將

舖面交割與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兒、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却是甚麽意思、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日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況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舖裏去、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婆婆應道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

不來自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鋪中沒人相幇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張員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不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張勝自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喫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敢出笏衣裳又不好變賣不去營運日來月往手內使得沒了却來問娘道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開了經紀如今在家中日逐盤費如何措置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指

着屋樑上道孩兒你見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樑上掛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你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栲栲兒婆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爺的生意賣些胭脂絨線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問娘道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招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去看燈不妨則是你自去看不得同一個相識做伴

去纔好張勝道我與王二哥同去娘道你兩個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喫酒第二同去同回分付了兩個來端門下看燈正撞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王二哥道這裏難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喫挨喫攪不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抓縛着一座鰲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裏抓縛着小鰲山今夜也放燈兩個便復身回來卻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苦苦卻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付道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

二哥只我先到屋裏我娘便不焦躁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看不得那燈獨自一個行來行去徑行到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每年到元宵夜歇浪線舖添許多煙火今日想他也未收燈遮莫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張勝喫驚只見張員外家門便關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張勝看了諕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榜上寫着道開封府左軍巡院勘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方纔讀到不合三個字兀自不知道因甚罪則

見燈籠底下一人喝聲道你好大膽來這裏有甚的
張主管喫了一驚撥開那步便走那喝的人大步步
趕將來叫道是甚麼人直恁大膽夜晚間看這條做
甚麼諕得張勝便走漸次間行到巷口待要轉彎歸
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正行之間一
個人從後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勝回
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在巷口
等我買些酒喫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
上樓梯到一個閣兒前面量酒道在這裏掀開簾兒
小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上衣服不甚齊整頭上蓬

小正旦

烏雲不整，唯思昔日繁華，粉淚頻飄，爲憶當年當此秋夜月蒙雲，能畢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

（末云）然却想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

我便是小夫人。（張主管云）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問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合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員外因燒假銀事犯，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并許多房產，都封估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

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為常言俗語道，呼蛇容易遣蛇難，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㸃手去懷裏提出件物來，

聞鐘始覺山藏寺　傍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豆子，明光燦爛，張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曾見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奩，被官府籍沒了，則做得這

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送與去賣，儘可過日，張主管聽得說，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　思量猶恐馬行遲
橫財紅粉歌樓酒　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時方可，小夫人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後事情述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慈，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勝道，見在對門等，婆婆道，請相見，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

好下落 仁義上行 錢著脚上 耳可以奇 史

細說一遍。如今都無親戚投奔，特來見婆婆，望乞存留。婆婆聽得說道：夫人暫住數日不妨，只怕家寒怠慢，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遞與婆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住。小夫人道：來日剪顆來貨賣，開起胭脂絨線鋪門前掛着花拷拷兒為記。張勝道：有這件寶物，胡亂賣動，便是若干錢。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正好收買貨物。張勝自從開店，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當時清明節候

怎見得

清明何處不生煙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綵繩搖曳學飛仙

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翫，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翫，到晚回來，卻待入萬勝門，則聽得後面一人叫張主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甚人叫我主管，回頭看時，卻是舊主人張員外，張勝看張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

即時邀入酒店裏一個穩便閤兒坐下張勝問道主人緣何如此狼狽裴貝外道不合成了這頭親事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今年正月初一日小夫人自在簾兒裏看街只見一個安童托著盒兒打從面前過去小夫人叫住問道府中近日有甚事説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没一個不喫罪責小夫人聽得説臉上或青或紅小安童自去不多時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奩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便狀我下左軍巡院拷問要這一百單八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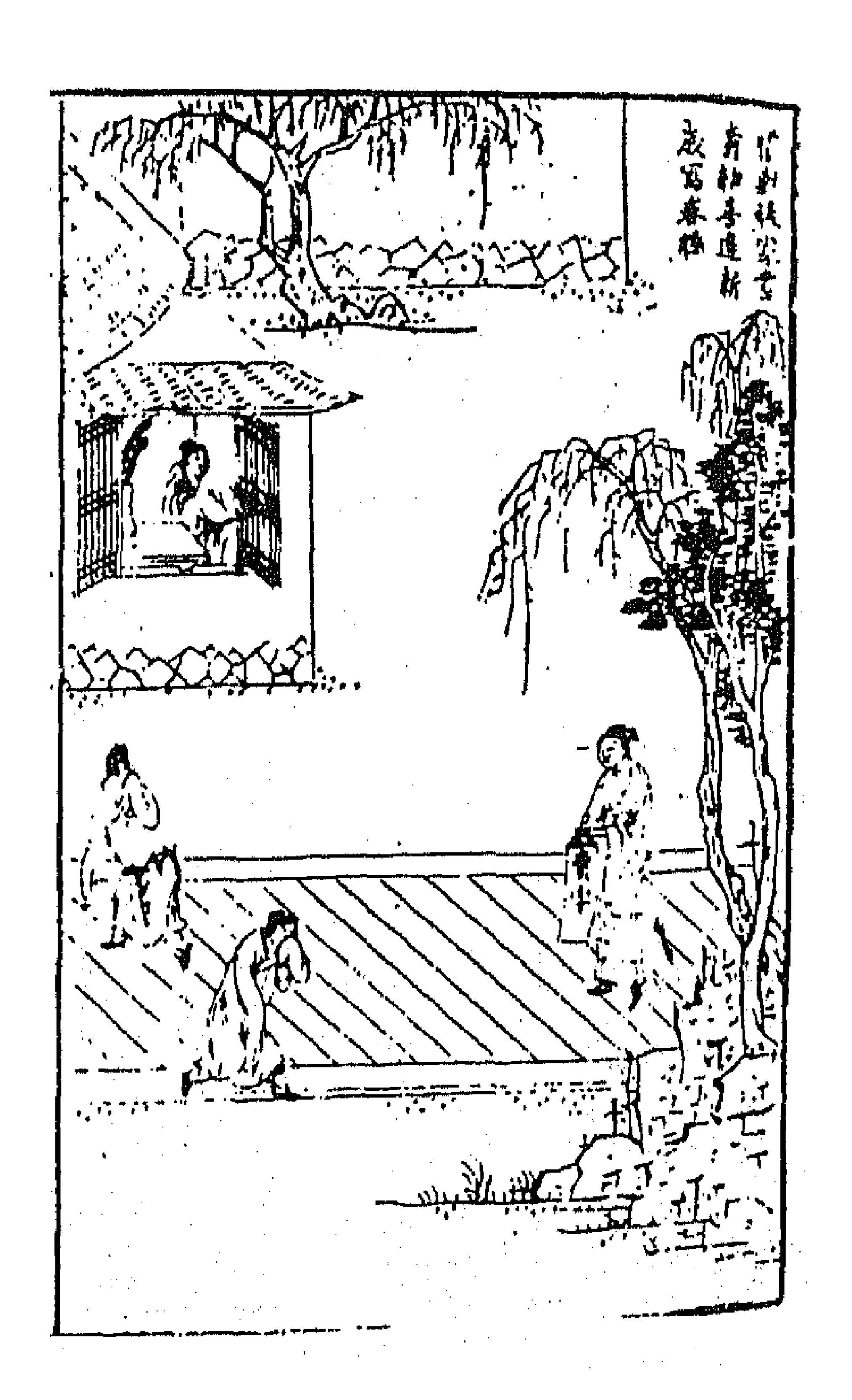
人是冥死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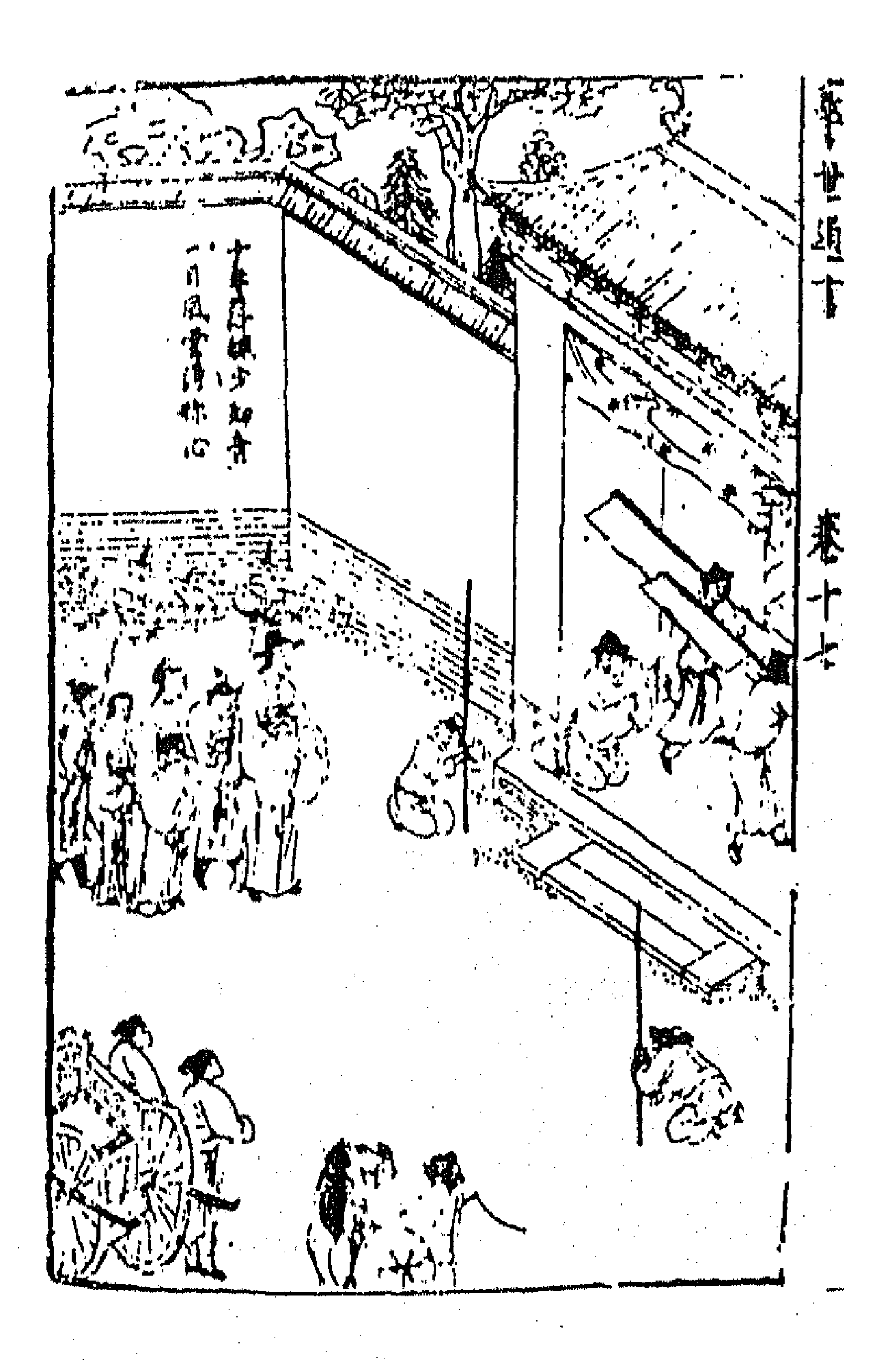
數珠，我從不曾見，回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在監，到勝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決撒，把我除了，則是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不知下落，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惶惑，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張勝沿路思量道，好是惑人，回到家中，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地說，張勝把適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卻不作怪，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道

不理會得他道我在你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面道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張員外張勝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了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入去沒尋討處不見了小夫人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問道這串數珠却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王招宣府中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剪去數顆將錢取贖訖王招宣贖免張士廉罪犯將家私給還仍舊開胭

店絨線鋪大張員外仍請大慶觀道士做醮追薦小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從雖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禍超然無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　始終難染正人心
少年得似張主管　鬼禍人非兩不侵




十年落魄少知音
一日風雲得稱心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蒙正窯中怨氣，買臣擔上書聲，丈夫失意惹人輕，纔入榮華稱慶。紅日偶然陰翳，黃河尚有澄清，浮雲眼底總難憑，牢把腳跟立定。

這首西江月，大槩說人窮通有時，固不可以一時之得意而自誇其能，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而自墜其志。唐朝甘露年間，有個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權壓百僚，僮僕千數，日食萬錢，說不盡榮華富貴。其府第厨房與一僧寺相隣，每日厨房中滌鍋淨碗之水，傾向

溝中其水從僧寺中流出一日寺中老僧出行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大如雪片小如玉屑近前視看乃是上白米飯王丞相厨下鍋裡碗裡洗刷下來的長老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隨口吟詩一首

春時耕種夏時耘　粒粒顆顆費力勤
春去細糠如剖玉　炊成香飯似堆銀
三餐飽食無餘事　一口饑時可療貧
堪歎溝中狼藉賤　可憐天下有窮人

長老吟詩已罷隨與火工道人將笊籬笊起溝內殘飯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攤於篩內日色曬乾用磁

缸收貯，且看幾時滿得一缸。不勾三四個月，其缸已滿。兩年之內，共積得六大缸有餘。那王涯丞相只道千年富貴，萬代奢華，誰知樂極生悲，一朝觸犯了朝廷，闔門待勘，未知生死。其時賓客散盡，僮僕逃亡，倉廩盡爲仇家所奪。王丞相至親二十三口，米盡糧絕，擔饑恐餓，啼哭之聲，聞於鄰寺。長老聽得，心懷不忍。只是一墻之隔，除非穴墻可以相通。長老將缸內所積飯乾，浸軟蒸而餽之。王涯丞相喫罷，以爲美滋。娘子問老僧他出家之人，何以有此精食。老僧道：此非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滌器洗碗之餘，流出溝中，

貧僧可惜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將清水洗去[illegible]色曬乾留為荒年貧丐之食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正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王涯丞相聽罷歎道我平昔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敗今日之禍必然不免其夜遂伏毒而死當初富貴時節怎知道有今日正是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乃福過災生自取其咎假如今人貧賤之時那知後日富貴即如榮華之日豈信後來苦楚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內中倘有勝下恐辱的韓信妻不下機的蘇秦聽在下說這段評話各人回去硬挺着

頭顱過日以待將來不要先墮了志氣有詩爲例

秋風裹草定逢春　尺蠖泥中也會伸

畫虎不成君莫笑　安排牙爪始驚人

話說國朝天順年間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個宦家姓馬名萬羣官拜吏科給事中因論太監王振專權譏國削籍爲民夫人早喪單生一子名曰馬任表字德稱十二歲遊庠聰明飽學說起他聰明就如顏子淵聞一知十論起他飽學就如虞世南五車腹笥並個文章蓋世名譽過人馬給事愛惜如良金美玉自不必言里中那些富家兒郎一來爲他是黃門的貴

公子一來道他經解之才早晚飛黃騰達無不爭先奉承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要緊真個是

冷中送煖閑裡尋忙出外必稱兒使錢那問爾我偏許店中酒美請飲三杯纔誇妓館容嬌代包一月掇臀捧屁猶云手有餘香隨口蹋痰惟恐人先着腳說不盡諂笑脅肩只少個出妻獻子

一個叫黃勝綽號黃病鬼一個叫顧祥綽號飛天鬼杖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目不識丁也頂個讀書的虛名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扳他日後富貴往來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彼以禮來

此以禮往見忠懇勸忠述與之爲友贊助濟把錢財
六娣許與德稱爲婚德稱聞此女才貌雙全不勝之
喜但從小立個誓願

若要洞房花燭夜　必須金榜掛名時

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強所以年過二十尚
未完娶時值鄉試之年忽一日黃勝領祥邀馬德稱
同去書鋪中去買書只見書鋪隔壁有個算命店牌上寫
道

要知命好醜　只問張鐵口

德稱道此人名爲鐵口必肯直言買完了書就過

[illegible]

問壁與那張先生拱手道學生賤造求教先生問了八字將五行生剋之數五星虛實之理推筭了一回說道尊官若不見怪小子方敢直言馬德稱道君子問災不問福何須隱諱黃勝顧祥兩個在傍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說出話來冲撞了公子黃勝便道先生仔細看看不要輕談顧祥道此位是本縣大名士你只看他今科發解還是發魁先生道小子只據理直講不知准否貴造偏才歸祿父主崢嶸論理必生於貴宦之家黃顧二人拍手大笑道這就准了先生道五星中命纏奎壁文章冠世二人又大笑道好先

生實得准實得准先生道只嫌二十二歲交運運不好官煞重重爲禍不小不但破家亦防傷命若過得三十一歲後來到有五十年榮華只怕一丈闊的水缺雙脚跳不過去黄滕就罵起來道放屁那有這話顧祥伸出拳來道打這厮打歪他的鐵嘴德稱雙手擱住道命之理微只說造化不準罷了何須計較黄顧二人口中還不乾淨却得眾人相勸抵死勸回那先生只求無事也不想賺命錢了正是

阿諛人人喜　　直言個個嫌

那時德稱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雖不深信那

先生卻也不信誰知三場得意榜上無名自十五歲進場到今二十一歲三科不中若論年紀還不多只爲進場屢次了反覺不利又過一年剛剛二十二歲馬給事一個門生又參了王振一本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再理前件密唆朝中心腹說馬萬羣當初做有司時犯過坐贓萬兩若本處撫按追解馬萬羣本是個清官聞知此信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馬德稱哀戚盡禮此心無窮卻被有司逢迎上意逼要萬兩贓銀交納此時只得變賣家產但是有稅契可查者有司逕自估價官賣只有續置一個小小田庄未

吹毛求疵往往之山有似我只欲不如

曾赴倪官府不然馬德稱特顧祥平昔至交只說假家産業共他管待承認又有古董書籍等項約數百金寄與黄勝家中去託邦說有司官將馬給事家房産田業盡數發賣來足其數乃自吹毛求疵不已馬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内暫住忽一日顧祥遣人來言府上餘下田庄官府已知瞞不得了馬德稱無可奈何只得入官後來聞得反是顧祥舉首一則恐後連累二者撵有司的笑臉德稱知人情奸險付之一笑過了歲餘馬德稱往黄勝家索取寄頓物件連走數次俱不相接結末遣人送一封帖來馬德稱拆開看

前沒有書柬止封帳目一紙內開某月某日某事用錄若干某該合認某該獨認如此非一次臨將去世書籍等項估計扣除不還一件德稱大怒當了眾人之面將帳目扯碎大罵一場這厮負義之甚再作相見從此親事亦不題起黃勝巴不得斷絕馬家正中其懷正合着西漢馬公的四句道是

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

一死一生　乃見交情

馬德稱在墳屋中守孝美得衣衫藍縷口食不周當初父親存日也曾周濟過別人今日自己遭[illegible]

此深井下石者指墳樹之虫小平之使一班耳

人周濟我守墳的老王攛掇他把墳上樹木倒賣
人德稱不肯老王指着路上幾棵大柏樹道這樹不
在塚傍賣之無妨德稱依允講定價錢先倒一棵下
來中心都是虫蛀空的不值錢了再倒一棵亦復如
此德稱歎道此乃命也就教住手那兩棵樹只當燒
柴賣不多錢不兩日用完了身邊只剩得十一歲一
個家生小廝央老王作東也賣與人得銀五兩這小
廝過門之後夜夜小遺起來主人不要了退還老王
處索取原價德稱不得已情愿減退了二兩身價
了好奇怪第二遍去就不小遺了這幾夜小遺分明

是打落德稱這二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似箭。看看服滿。德稱貧困之極。無門可告。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湖州德清縣知縣也是父親門生。不如去投奔他兩人之中。也有一遇。當下將幾件什物家火。托老王賣充路費。漿洗了舊衣舊裳。收拾做一個包裹。搭船上路。直至杭州。問那表叔。剛剛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又正遇這幾日。爲錢糧事情。與上司爭論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關門。無由通報。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去雷轟薦福碑

德稱兩處投人不着想得南京衙門做官的多有年家又趁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連日大西風上水船寸步難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逕往留都且數留都那幾個城門

神策金川儀鳳門　懷遠清涼到石城
三山聚寶連通濟　洪武朝陽定太平

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到飯店中宿了一夜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聽往年多有年家爲官的如今陞的陞了轉的轉了死的死了壞的壞了一無所遇乘興而來掃興而返流連光景不覺又是半年有

餘盤纏俱已用盡雖不學伍大夫吳門乞食也難免
有些近僧院投齋忽一日德稱投齋到大報恩寺遇
見個相識鄉親問其鄉里之事方知本省宗師按臨
歲考德稱在先服滿時因無禮物送與學裡師長不
曾動得起復文書及遊學呈子也不想如此久客於
外如今音信不通教官逕把他做避考申黜了理之
逃無由辨復真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德稱聞此消息長歎數聲無面回鄉意欲覓個館地
權且教書糊口再作道理誰知世人眼淺不識高低

那知異鄉公子如此形狀必是個浪蕩之徒便有錦心繡腸誰人信他誰人請他又過了幾日和尚們都怪他蒿惱語言不遜不可盡說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有個運糧的趙指揮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一則陪話二則代筆偶與承恩寺主持商議德稱聞知想道乘此機會往北京一行豈不兩便遂央僧舉薦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窮鬼起身就在指揮面前稱揚德稱好處且是束修甚少趙指揮是武官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省便約德稱在寺投刺相見擇日請了下船同行德稱口如懸河賓主頗也得合不一日

到黃河岸口德稱偶然上岸登東忽聽發一聲喊猶如天崩地裂之形慌忙起身看時哭了一驚原來河口決了趙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不知去向但見水勢滔滔一望無際德稱舉目無依仰天號哭歎道此乃天絕我命也不如死休方欲投入河流遇一老者相救問其來歷德稱訴罷老者惻然憐憫道看你青春美質將來豈無發跡之期此去短盤至北京資用亦不多老夫帶得有三兩荒銀權為程敬說罷去摸袖裡那摸個空連呼奇怪仔細看時袖底有一小孔那老者趕早出門不知在那裡遇着剪綹的剪去

賢哉老何異漂母

了老者嗟歎道古人云得用心時日是你運通時今日看起來就是心背也有個天數非是老夫吝惜乃足下命運不通所致耳欲留足下過今下又恐路途不便乃邀德稱到市心裡向一個相熟的主人家借銀五錢爲贈德稱深感其意只得受了再三稱謝而別德稱想這五錢銀子如何盤纏得許多路思量一計買下紙筆一路賣字德稱寫作俱佳爭奈時運未利不能討得文人墨士賞鑒不過村坊野店胡亂買幾張糊壁此輩曉得什麼好歹那肯出錢德稱有一頓沒一頓半饑半飽直捱到北京城裡下了飯店問

店主人借搢紳看查有兩個相厚的年伯、一個是兵部尤侍郎、一個是左卿曹光祿、當下寫了名刺、先去謁曹公、曹公見其衣衫不整、心下不悅、又知是王振的侄家、不敢招架、送下小小程儀、就辭了、再去見尤侍郎、那尤公也是個沒意思的、自家一無所贈、寫一封柬帖、薦在邊上陸總兵處、店主人見有這封書、料有際遇、將五兩銀子借為盤纏、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為寇、大掠人畜、陸總兵失機、紐解來京問罪、連尤侍郎都罷官去了、德稱在塞外擔閣了三四個月、又無所遇、依舊回到京城旅寓、店主人折了五兩銀子、沒

[illegible]貧生人矣

處取討又欠下房錢飯錢若干索性做個冤轉到不好推他出門想起一個主意來前面街衙有個劉千戶其子八歲要訪個下路先生敎書乃薦德稱劉千戶大喜講過束修二十兩店主人先支一季束修自已收受准了所借之數劉千戶頗盡主道送一套新衣服迎接德稱到彼坐館自此饔餐不缺且訓誨之暇重溫經史再理文章剛剛坐彀三個月學生出起痘來太醫下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劉千戶單只此子正在哀痛又有刻薄小人對他說道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太歲耗氣的鶴神所到之處必有災殃趙指揮

作傭書不料

[illegible]

請了他就壞了權豁尤侍郎為了他就壞了官職他是個不吉利的秀才不該與他親近劉千戶不想自兒死生有命到抱怨先生帶累了各處傳說從此京中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鈍秀才凡鈍秀才街上過去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是早行遇着鈍秀才的一日沒采做買賣的折本尋人的不遇出官的理輸討債的不是厮打定是厮罵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有此數項把他做妖物相看倘然狹路相逢一個個吐口涎沫叫句吉利方走可憐馬德稱衣冠之胄飽學之儒今日時運不利弄得日無他餐

夜無安宿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性甚硬直聞知秀才之名不信有此事特地尋他相會延至寓所叫其胸中所學甚有接待之意坐席猶未煖忽得家書報家中老父病故踉蹌而別轉薦與同鄉呂鴻臚呂公請至寓所待以盛饌方纔舉筯忽然廚房中火起衆家驚慌逃奔德稱因腹餒緩行了幾步被地方拿他做火頭解去官司不由分說下了監鋪幸呂鴻臚是個有天理的人替他使錢免其枷責從此鈍秀才其名益著無人招接仍復賣字為生

慣與裱家書詩軸　寫送新歲春聯

夜間常在祖師廟關聖廟五顯廟這幾處安身或與
人代寫疏頭趁幾文錢度日話分兩頭却說黃病
貴居日從馬德稱去後初時猶還怕他還鄉到宗師
行黜不見回家又有人傳信道是隨趙指揮糧船上
京被黃河水決已沉沒矣心下坦然無慮朝夕逼勒
妹子六嫂改聘六嫂以死自誓決不二夫到天順晚
年鄉試黃勝夤緣賄賂買中了秋榜里中奉承者塡
門塞戶聞知六嫂年長未嫁求親者日不離門六嫂
堅執不從黃勝也無可奈何到冬底打疊行囊往北
京會試馬德稱見了鄉試錄已知黃勝得意必然到

哀想起舊恨羞與相見預先出京躲避誰知黃榜不
開功名若是自家學問上掙來的前程到也理之當
然不放在心裡他原是買來的舉人小人乘君子之
器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將銀五十兩買了個
勘合馳驛到京討了個大大的下處且不去温習經
史終日穿花街過柳巷在院子裡表子家行樂常言
道樂極悲生鬧出一身廣瘡科場漸近將白金百兩
送太醫只求速愈太醫用輕粉劫藥數日之內身體
光鮮草草完場而歸不勾半年瘡毒大發醫治不痊
嗚呼哀哉死了既無兄弟又無子息族間都來搶奪

家私其妻王氏又没了張公賴六姨一兆内支裝束
親族接請立嗣衆心俱悅服無言六姨自家也
分得一股家私不下數千金想起丈夫覆舟消息未
知真假費了多少盤纏各處差人打聽下落有人自
北京來傳說馬德稱未死落莫在京京中都呼爲鈍
秀才六姨是個女中丈夫甚有勞着收拾起輜重銀
兩帶了丫鬟童僕顧下船隻一逕來到北京尋取丈
夫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悲閣寫法華經
乃將白金百兩新衣數套親筆作書緘封停當差一
家人王安賫去迎接丈夫分付道我如今便[illegible]

公接倒入監滿馬相公錦此寺甚應今不可近潔了
安到龍興寺見了長老問福建馬相公何在長老道
我這裡只有個鈍秀才並沒有什麽馬相公王安道
就是了煩引相見和尚引到大悲閣下指道傍邊卓
上寫經的不是鈍秀才王安在家時曾見過馬德稱
幾次今日雖然藍縷如何不認得一見德稱便跪下
磕頭馬德稱却在貧賤患難之中不料有此一時想
不起來慌忙扶住問道足下何人王安道小的是將
樂縣王家奉小姐之命特來迎接相公小姐有書在
此德稱便問你小姐嫁歸何宅王安道小姐守志至

[illegible]誓不改適因家相公近故小姐親到京中來訪相公要與相公入粟北雍請相公早辦行期德稱方纔開緘而看原來是一首詩詩曰

何事蕭郎戀遠遊　應知烏帽未籠頭
圖南自有風雲便　且整雙簫集鳳樓

德稱看罷微微而笑王安獻上衣服銀兩且請起程日期德稱道小姐盛情我豈不知只是我有言在先若要洞房花燭夜必須金榜掛名時向因貧困學業久荒今幸有餘資可供燈火之費且待明年秋試得意之後方敢與小姐相見王安不敢強逼求賜回書

德稱取寫經餘下的繭絲一幅寫詩一首

逍遙風塵已厭遊　　好音剛喜見伻投
嫦娥似有禁花約　　莫遣簫聲出鳳樓

德稱封了詩付與王安王安星夜歸京回復了六媖小姐小姐開詩看畢歎惜不已其年　天順爺爺正遇土木之變　皇太后權請　郕王攝位改元景泰將奸閹王振全家抄沒凡參劾王振獲罪的加官賜蔭黃小姐在寓中得了這個消息又遣王安到龍興寺報與馬德稱知道德稱此時雖然借寓僧房圖書滿案鮮衣美食已不似在先了和尚們曉得是馬公子馬

諸公無不欽敬其年正是三十二歲又遂好運正應
了鐵口先生批筭之語可見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德稱正在寺中温習舊業又得了王安報信收拾行
裝別了長老赴京另尋一寓安歇黃小姐撥家僮二
人伏侍一應日用供給絡繹饋送德稱草成表章敘
先臣馬萬羣直言得禍之由一則為父親乞恩昭雪
一則為自己辨復前程聖旨倒下准復馬萬羣原官
仍加三級馬任復學復廩所抄沒田產有司追給德
稱差家童報與小姐知道黃小姐又差王安送銀兩

到德稱寓中叫他應例入監明春就考了監元至秋
發魁就於寓中整備喜筵與黃小姐成親來春又中
了第十名會魁殿試二甲考選庶吉士上表給假還
鄉焚黃謝墓聖旨准了夫妻衣錦還鄉府縣官員出
郭迎接往年抄沒田宅俱用官價贖還造冊交割分
毫不少賓朋一向疎失者此日奔走其門如市只有
顧祥一人自覺羞慚遷往他郡去訖時張鐵嘴先生
尚在聞知馬公子得第榮歸特來拜賀德稱厚贈之
而去後來馬任直做到禮兵刑三部尚書六娘小姐
封一品夫人所生二子俱中甲科簪纓不絕至今延

乎有人說讀書人不得第者把鈍秀才為比後人有詩歎云

十年落魄少知音　一日風雲得稱心

秋菊春桃時各有　何須海底去撈針